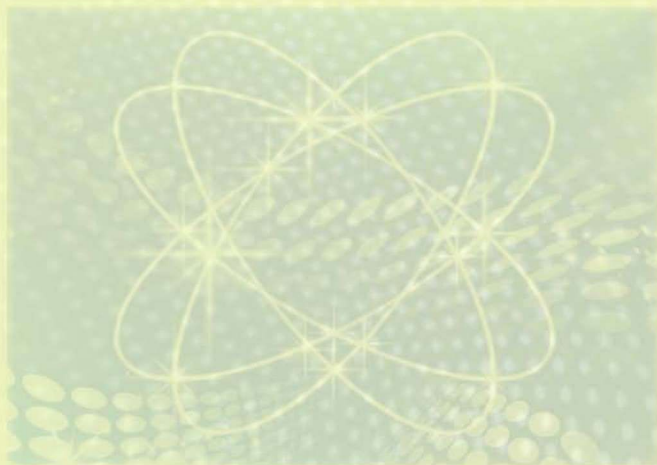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 23

人 世 感 怀

李 宏 主编



辽 海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世感怀/李宏主编. —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 1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23）

ISBN 978-7-5451-1093-7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3578 号

责任编辑：段扬华柳海松

责任校对：顾季

封面设计：唐文广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话：024—23284469

E-mail: 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140mm×210mm

印张：126

字数：1980 千字

出版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34.40 元（全 28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言

《最受学生喜爱的散文精粹》从喧嚣中缓缓走来，如一位许久不见的好友，收拾了一路趣闻，满载着一眼美景，静静地与你分享。靠近它，你会忘记白日里琐碎的工作，沉溺于片刻的宁谧。靠近它，你也会忘却烦恼，还心灵一片晴朗。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立意深远、具有丰富哲学思考的散文，不仅可以开阔视野，重新认识历史、社会、人生和自然，获得思想上的盎然新意，而且还可以学习中外散文名家高超而成熟的创作技巧。编者从浩如烟海的散文卷帙中遴选出上千篇中外最美的作品辑录成书。这些作品有的字字珠玑，给人以语言之美；有的博大深沉，给人以思想之美；有的感人肺腑，给人以情感之美；有的立意隽永，给人以意境之美。通过阅读本书，引导读者准确、透彻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引导读者从不同角度去品味原文的主旨、情境、意蕴，在给读者以视觉上的愉悦享受的同时，也为读者带来广阔的想像空间。我们诚挚地期望通过本书，能够引领读者领略散文的真貌，同时启迪心智，陶冶性情，进而提高个人的审美意识、文学素养、写作水平、鉴赏能力和人生品位。

目 录

旅程.....	1
给生命一个微笑.....	5
父亲送我一幅画.....	7
父爱深深几许.....	9
尘缘若轻还重.....	14
风中的小鸟	16
赡养时间	19
杯水主义.....	21
病态的生存	23
父亲的斧头	25
父爱的高度	27
原点.....	29
走自己的路	32
父亲是座山	34
背影.....	35
绝学无忧与无知的快乐	40
恍然大悟	43
孩子，我领你来看瀑布	46
不要急于解释.....	48
读书与生活	50
一言难尽父子情.....	52
生日的烛火	57
莫使人生成碎片.....	60

新“愁”旧“痕”	64
等待你，我的船长	70
成熟的标志	74
幸福处在平常心	76
我的生存与生活	78
常挂念不相忘	80
谁在绝望，谁在死亡	86
我心灵的烛光	88
生存	90
像乞丐一样生活	94
别伤害自己	96
利者，弊乎	98
生命的延续	100
心听自然	103
封存年慌时的纯真	105
人生的文章	112
有一种生活必需品叫婚姻	114
关于钱的感觉	116
生活在别处	121
如此命运	123
生命的价值和目标	126
被偷的可能	129
笑对人生	132
感谢自己	134
生命的另一种高度	136

旅程

文/李华伟

15:50 分，火车准时出发了，没有送行的人，看见窗外的景色稍微移动的时候心里像松了一口气似的轻松，往后的十几个小时里，火车上的我就是个彻底的闲人，不急不火，怀着无数稍纵即逝的心情做一个平平凡凡的路人。

想起 HDD 说过：喜欢出发，喜欢在一中期待与欣喜中启程，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每离它近一点，就觉得收获一点，这是追逐的快乐。

窗外没有太多的风景，只有新疆随处可见的普通植物，用自己贫贱的身躯站成戈壁里不朽的风景，真的启程了，自己仿佛慢慢地平静下来，进站时候的慌乱和燥热都化成了等待，这样的一路，路途风景变换，只是不厚的一层铁皮，就可以把人隔在另一个世界，互相不知道身份的陌生人在这里做暂时的交谈，明知道旅程终了的刹那就失掉了交集，却仍然像本能一样互相制造暂时的欢笑，突然想起进站时候车厅里的场面，四面八方的人汹涌而至，汇成一股人流，然后找到自己的那个位置，人流浓缩成天地间行驶的一条时曲时直的线，到站以后，优势行色匆匆吧！连再见都来不及说，车站里一阵喧哗过后又恢复片刻的宁静，每个人的路线交叉，站台迎来送往的工作因日复一日而变地索然。

我所在的卧铺车厢里人并没有满，没有想象中的热闹。途经几个小站，曾经和 HDD 的对话里，我喜欢的是火车过站的时候，尤其喜欢在日落的黄昏，路过茫茫戈壁的某个破旧的小站台，站台高出地面许多，有时可以靠着车窗居高临下的看见离铁轨很近的农家小院，绿树

掩映的房子里，灯光昏黄，院子里的人偶尔出入，木门的嘎吱声划破寂静，看到这些的时候会突然放下了一切思想，他们每天听着火车轰然而过的声音，怕是早已麻木，一列火车对他们来说是一架再平常不过的钢铁机器，来来回回，送不走什么也带不来什么，殊不知如家的车厢内，有多少人盯着他们平静的生活心头的万千思绪。喜欢这样的路过，恰如人生中遇到的千万行色匆匆的人们，人群汹涌连面孔都来不及看清便擦肩而过，徒劳的猜测带来徒劳的怅惘，做一回纯粹的过客，品一回苍凉的游子情怀，下一秒就有各自不同的生活，那淡淡的怅惘，恰如站边破旧的站牌，看不清信息，更无从知晓它在火车又出发的那一刻，是慢慢的随风远去了还是永远地留在了哪个地方。

我看见夕阳了，一觉醒来，天色已变暗，捧一碗冒着热气的泡面坐在窗边，竟听得旁边有人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火车与夕阳背道而驰，我把脸贴在尚且温热的玻璃上，就真的看到了广袤戈壁上的夕阳，半隐于厚厚的云层中，却不甘心这样做一个隐者，刺得沉重的厚云都仿佛透明一般，金色的边镀上火红的云朵，整个西边是一片大气的恢弘，这是新疆的落日，日薄西山，也是如此豪迈，站成这一片广阔苍凉大地上的王者，但是看的久了，那铅灰色与火红的浅变中，又似乎有一种别样的妩媚，或者，是柔柔的伤感。

正对着窗外的云有种别样的光泽，让我想起《最小说》后面的插画，那个叫做 AMO 的耳朵后面有一对小翅膀的孩子，小小的身躯蜷缩在同色的云朵里，那云朵，便是闪着这样一种梦幻般的色泽，在这片小云朵的后面是颜色沉稳了许多的大片云彩，形容不出具体的形态却能从上面清晰地看见风的存在，云卷云舒，都是奔驰的姿势，奔驰在这列蜿蜒的火车上空，奔驰在如此广袤的大地之上。

没有看到“大漠孤烟直”却看到远处的旷野上低低漂浮的寒烟，淡淡地为这片寂寞的大地笼上一层淡青色，我惊讶地发现东边的天空竟是一片厚重的紫色，在这样一片天地间去远方，怎能不让人难忘？我转头看向西边，太阳还未完全落下，偏偏这时，旁边坐着的小孩喊：“妈妈，你看，月亮出来了！”看见淡淡弯月的刹那，不禁哑然。

暮色四合时发着呆，天就慢慢暗了下来，快到库尔勒了，昏暗的天色里，只看得见山的轮廓，慢慢地有了星星点点的灯光在窗外一闪而逝，我判断着每一点灯光的不同，判断着他们之间的距离，在这样荒凉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前天家里的电费用完，曾让我领会了没有电的寂寞，一个人在家里幽魂似的游荡，感觉自己像个聋哑人一样失去了所有的声音。这些灯光的主人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的一点或昏黄或明亮的光，可以给旅途上的人们带来怎样的温暖。

到库尔勒了，有一小段铁路是穿城而过，又是居高临下的看风景，这风景却截然不同。

我看见笔直的一条公路有车近距离的挺在铁轨旁等我们先走，一片灯火通明让城市有了些许繁华气象，每条公路上不同的路灯排成不同的线条，让这个城市的也看起来安静而美好，这样荒凉的可怕的戈壁墙上，突然出现这样一座城市，让人心理说不出的安慰。

我想起春梅给我形容过的库尔勒夜晚的生活，试图找到那条曾出现在我们想像中的孔雀河的位置而未果。

车在站台上挺的十几分钟里，我下车站了一会儿，空气清新而潮湿，夜风都是安静的，站台里灯火下的人群，仍然让人觉得寂寞，我看着栏杆那边一株显然无人料理的桃树，想起春梅曾怎样的在这个城市中走过。凌晨的时候，一个失意的女孩子手里握着一袋小吃，晃晃

悠悠地走在孔雀河边，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借着别人的热闹装点自己因空白而显得寂寞的夜晚。

这样的一座繁华的城市，与我无关，我在车里看到这些显然与我无关的万家灯火，知道自己注定是个“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过客，可是，这里却因为有我一个知心的朋友而有了别样的温暖。

火车又要开了，没有通知她，自己带一点温暖一点牵挂重新启程，我说过了，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过客，悄悄地走，正如我悄悄地来。

车厢里熄灯了，我又被抛进一片毫无征兆的黑暗里，所幸的是过道里有柔和的光线，我跳下床，在妈妈“别写了”的叮嘱声中坐到窗前，车里走过的人诧异地盯着我，是啊，自己的姿势是够奇怪的，左手撑在小小的台子上托着下巴看窗外隔壁里的星光和灯光，右手握支笔胳膊悬空地在纸上划来划去，偶尔借着 MP4 微弱的光看看自己并不出色的字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排列在纸上，也觉得好笑，可是，管他呢！？黑暗里谁也看不清谁的表情，不是吗？

夜色渐浓，相邻窗户里透进来的夜风凉凉地吹在背上，我想起自己喜欢的作家七堇年写的那篇《春别》，夜凉如水，新疆广袤的星空下，一辆运西瓜的卡车悄然行驶在茫茫戈壁，一回头看见旁边枕着西瓜沉沉睡去的女孩，被夜露打湿的睫毛轻轻颤动，像挂着露水的蝴蝶的翅膀……

我看着漫天星斗，听着 MP4 里的歌，节奏舒缓，开始发呆：这样的夜里，是不是适合思念一个人？

给生命一个微笑

文/李光辉

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

这首歌的名字叫《人在旅途》，记得是一部新加坡电视剧。当时还在师范求学，对人生充满了未知的憧憬与渴望。看完这部剧后，疯狂地爱上了这首歌。已经不记得故事情节，只是看完后，心中怅然若失。为美丽的女主角跌宕的人生。觉得人生确如歌中所唱，人走在旅途中，时间匆匆而逝，一切都会成为过往，如云烟飘散。当时，还不能深刻体会歌中所包含的内蕴，但是，每天的哼唱中，却让我产生了一种及其微妙的情绪，说不清也道不明。

如今，重新把它从记忆中拾起，发现对它的喜欢依然如昨日，依然让我心潮澎湃，心绪悠悠。那份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居然还充满着我。原来，它唱尽了人生的心事。

提起生命的话题，总觉得过于沉重。似乎浩瀚的无边，深广的令人怯步。其实，却实际的触手可摸。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抚着夜色，经常会有一种浮生若梦之感。每天就这样匆匆而行，不知冥冥之中的大手，会把我牵引至何方。经常会迷茫，不知所做的一切真正的理由是什么。曾经那么渴望长大，可是踉跄的步履终于蹒跚而至时，才发现，最美的风景早已经过去，所有的期盼只是水中的那轮静静的满月，漾着水样的波纹，恍惚着你的心思，让你欲哭无泪。

生命有时及其脆弱，有时又那么富有张力与弹性。似蒲公英小小的种子，轻飘飘的却可以飞到并不肥沃的土里，生根发芽，在阳光下，闪耀着生命的光泽。

小时候，经常会听大人们说，时间过的真快啊！我迷惑不解。时间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太慢了。课堂的 45 分钟，是那么渴盼铃声的响起。听到它，仿佛是我快乐的泉源。可是时间的脚步却似老太太的步伐，慢得令人窒息。爸爸、妈妈领我们去看电影，妈妈总是会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我急得不行，这半小时怎么会像一只蜗牛，爬行得如此艰难。漫长的半小时，漫长的一天，漫长的日子。

如今，不再期盼时光的荏苒，只希望看到的朝霞停留的时间再长点，让我从容地欣赏。只希望黄昏笼罩我的时间再多停留片刻，好让我静静享受一段温润的时光。好比现在，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间一点一点从我身边流逝，却只能悲哀地看着时针无情地旋转。转眼又是一个黑夜，短短的，甚至抓不住夜的衣襟。

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痕迹，似水上鸟儿划过的浅浅的水痕，一瞬间的，就平静的似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疲于奔命只是一种生活的状态。

想转身，给生命一个微笑。

父亲送我一幅画

文/赵卓平

那天临行在车站，父亲送我一幅油画：素朴的一个站台，还牵一只双线风筝。

父亲说：“你是油画里的双线风筝，一线系亲人，一线系天地。”

风筝要飞了。从长江南飞到黄河北去。

“上车吧，人不能在候车室待一辈子。”父亲说。

父亲架好行李。离开车还有五分钟。

“要远离亲人了，写好你的游记”，父亲握我的手。

我说，华东到华北不算远；我说，我是世界的，是宇宙村的。

我发现了我的自私。茹苦含辛为你撑了二十年的伞呀，如今你独自一人，为着寻你天外的天，背起行囊，要走了，而那把伞，在你远行的日子里，怕依旧是孤撑着、不落的。你全然忘了侍衣奉食的义务，全然忘了空伞空撑的落寞与牵念。莫非、莫非这沉沉的内疚也是生命须交的旅费？

父亲不是说过么？生命的一半在你手里，另一半在上帝手里。你一生的全部，就是用你手里拥有的去获取上帝掌握的；父亲不是还说过么？你从没输过。如果、如果与上帝去拔河，你依然是赢家的。

是得？或是失？焉知得失间担着几肩矛盾蹉跎与无奈？又焉知患得患失里更多的还是一个歉疚？

也许得失本是孪生的。

汽笛响了，车门关了，属于你的日子开始了，开始在汽笛响、车门关的一刹那。眼睛迷蒙了车窗外的站台，迷蒙了站台里孑然立着的

父亲；你看见父亲跟着列车在走、在跑、在向你招手。再做不到含蓄，你伏在车窗上，泪，不能禁了。可是，可是你说过你不哭的。你输给自己了。你也有输的时候。

“你是油画里的双线风筝，一线系亲人，一线系天地。”父亲总是知你的，知你若知画。

或许乘哪列车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对一路风景的感悟力。

你看到了，看到了前方，前方多少站台，在等你去。

不要辜负，也不被辜负。

父爱深深几许

文/朱晓军

有歌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没人反对。如果唱道：世上只有爸爸好，恐怕就不会那么消停了，不仅做母亲的人要群起而攻之，做父亲的人也不答应，因为他要为自己的母亲讨个公道，妇联也可能会出面要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就算平日里没人找他的麻烦，那么到了三八节，为让广大劳动妇女能有那么个“开心一刻”，就是再传统的男人也会同意把那个倒霉的词作者贡献出去，让妇女们过个好节。由此可见，这位词作者虽然有失公道，但不失聪明。

这并不是说男人个个宽仁大度，女人大都小肚鸡肠，而是说很少有人像读懂母爱那样读懂父爱，即使当了父亲的人。像朱自清那样能从父亲的背影中感受到父亲的艰辛和父爱的深挚的人委实不多，就是感受到了大多也是“一念之恩”，转瞬即逝，与那一提起母亲来就眼泪汪汪的恒久的母爱是没法比的。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看来90%指的是“母恩”，“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都是母恩，与父亲毫无干系。父亲犹如人体的阑尾，纯属多余。有一次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介绍自己家庭现状时说道：“我有两个儿子，长子在某厂工作，次子在幼儿园。”说得大家目瞪口呆，这个年龄的人都一个孩子，她怎么就两个呢？再说她不过30来岁，儿子怎么就能上班了呢？蓦然大家恍然大悟，她说的长子就是她的丈夫。我有一位同学，他的妻子是一个弃婴，她没出产院就被母亲抛弃了，36年过去了，她还在四处寻找自己的母亲，为此她宁可不买电视、冰箱，省下钱来买车票，一趟趟地从黑龙江往她出生地——上海跑。如果儿女被父亲抛弃了，那就大不一样了，找上门来大多是为了算账或继承财产。

我从小对母亲的感情就远远超过父亲，总觉得父亲给我的爱太少了。父亲给我的最深印象便是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我上学。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泥泞，我坐在车子的大梁上，父亲的鼻息吹拂着我的头发，他身上特有的气味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我默默地注视着自行车的前轮在泥泞中滑地滚动，心里却十分踏实、惬意。上坡时，父亲蹬得非常吃力，有些气喘吁吁。我的目光落到父亲那双紧握车把的手上，手的节骨凸突，血管和青筋毕露。我做父亲的责任感可能就是在那一刻产生的。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当我成了一个女孩的父亲时，父亲早已作古。也许我是师承父亲，是从父亲那儿学的怎样做父亲，所以女儿如同当年我不满意父亲那样不满意我，曾几度说过，想换一个像某某电影里的那样的爱孩子的父亲。对此我很心酸，但也很庆幸，好在父亲是终身制，如果要是选举制或任期制，那我迟早非被女儿炒了鱿鱼不可。

我经常像当年父亲骑车带我一样带女儿。一次，到幼儿园接女儿，我骑车带女儿刚出院门，就和一辆逆道开来的卡车相撞，躲闪不及，自行车的前轮撞在了卡车的后轮上。自行车的车圈当即变了形，卡车却开跑了。我只好将吓得哇哇直哭的女儿哄好，放到了地上，然后将前轮踹吧踹吧，就用那半转不转的车子把女儿推回了家。到家时我的衬衣已经可以拧出水来了。

女儿上学了，是哈尔滨的一所最好的小学，但离家很远，一来一去要爬几个坡，每次把女儿从学校接回来，我连上楼的力气都没了。有人劝我买一辆摩托，我笑了笑，摇摇头，什么也不说。我倒不在意花钱，也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把买摩托看成“死得快”，而觉得当父亲就应该付那份辛苦。再说苦中也有乐，骑着车子驮着女儿，边走边

聊，也是一种天伦之乐。如有了摩托，手一扭油门，女儿就到了家，上哪能听到女儿在路上说的那些诸如“我们班的××写的点溜圆溜圆的，就像那马葫芦盖儿(下水道的盖儿)一样圆”的话?做父亲好比登青城山，如乘缆车上去，只要操纵者一按电钮，游人就跑到了山上，许多美景幽径是领略不到的；如坐滑竿上去，不仅可以一饱眼福，而且能看到抬竿人的辛苦，那么多的台阶要一个一个地攀，汗水不知要淋湿多少石阶。当父亲就要像抬竿的人那样来抬儿女。这倒不是说让父亲像抬竿人那样，让乘竿的人记住自己坐了几段，好付钱。而是让儿女知道做父亲的艰辛和责任，知道在生活中每上一个台阶都要有人付出汗水。

今年初冬，哈尔滨下了一场大雪，雪和水积满了马路，骑车十分艰难，平日骑自行车的人大多都改乘巴士了。那天我冒着雪骑车来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接了女儿，一出校门就见开来一辆开往我家方向的巴士。怕道滑骑车摔了女儿，我匆匆地给了女儿几角钱，告诉她在终点等我，便把女儿塞进了那拥挤得好像前门再塞一人后门就得掉下一个的车厢。车开动了，我紧跑了几步记下了车号：1172。这是我一生引为骄傲的记忆，因为我的记忆一向很糟。

车开走了，悔痛渐渐涌了上来，将我的心淹没，女儿在车上会不会被挤坏，在下一站会不会被下车的人挤下去，如挤下去了她再挤不上车怎么办?天这么黑了。离家又这么远，她肯定找不到家的；另外道路滑，车要是上不去坡，抛了锚，别的乘客都走了，只剩下她一个人怎么办?会不会被坏人给拐走?她才九岁呀!我越想心里越空落、越恐慌，于是沿着一条近路，在车的夹缝中，拼命地骑着自行车向那路巴士的下一站奔去。道上冻着一个个冰雪疙瘩，我的车骑得摇摇晃晃，几次险些钻入车下。

在那一站，我好像足足等了一个世纪也没等到那辆 1172，急火一个劲地燎烤我的心，融化了心里的积雪，一片泥泞。如果这时有人说要用我的性命来换女儿，我会毫不犹豫的。等不来，我只好沿着那辆车走的路线去找。记不得摔多少跤了，衣服和鞋都湿了，我像一个疯子一样推着自行车不顾一切地奔跑着。过了转盘道，见那边堵满了车，我的心略微放宽了些。在那密如蚂蚁群的车丛中，我像个没头的苍蝇似的乱窜着，寻找着那辆 1172 号巴士。一辆不是，再一辆还不是，我的心又紧张了起来，五脏六腑渐渐被失望掏得空空的，好像女儿真的就丢了。我恨不得找个路人，求他狠狠地打我几下。

走了好几条街，终于在车群中找到了那辆 1172。我欣喜若狂地丢下自行车，几步到了车前，从开着的车门蹿了上去。车里黑黑的，空荡荡的，我喊了女儿一声，没有动静。我的心凉了，因为堵车许多乘客都下车走了，女儿是不是也跟人走了？我又喊了几声，声音充满了凄切和绝望。黑暗中的人好像都在看我。

“爸爸。”突然，我听到了女儿的声音，这比当年听到女儿的第一声啼哭还让我惊喜，我上前一下搂住了女儿。

“下车吧，爸爸推你回家。”过许久我才说出话来。

“爸爸，坐车吧，你看一点也不挤了。”女儿不解地说。

我把女儿领下了车，抱到了自行车后架上，推着女儿向家走去，心里感到无限踏实，远远超过当年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的感受。

父亲当年骑车带我时，心里是否也这么踏实呢？他对我的爱是否也这样呢？不知道过若干年后，女儿是否还能想起这场大雪，还记得当时坐在爸爸自行车上回家的情景，更不知道她能否感悟到父亲的艰难和她得到的父爱有多少。